

春到壶口

刘江

连被称为“九河之蹬”的孟门岛也深陷在冰阵之中。壶口上游的龙王辿河床比较宽阔，虽然搁浅的流凌夹岸，但主河道并没有完全封冻，十多米宽的细流绿幽幽的，缓缓流淌。而壶口也因十里龙槽与龙王辿之间失去了落差，没有了往日排山倒海的气势，只有一股水雾喷发，像是有一只巨兽深潜在冰下，吞吐吸纳，蓄势待发。

壶口有谚语：“小雪流凌，大雪插桥。”那奇观一般出现在深夜，山飞海立的流凌涌入十里龙槽后，如百舸争流，一旦前方的流凌受阻，后方的流凌就会飞立而上，形成冰坝，滔滔河水便会涌着流凌向两岸夺路而去。就这样，水涌冰阻，冰堵水，水结冰，层层叠加，势不可挡，一夜之间便是冰封大河，一派静默，仿佛天堑变通途。壶口岸边的老乡说，这冰面万万不可贸然涉足。

待到惊蛰之际我们再去拍壶口，则是另一番景象。那搁浅在岸边的冰阵被泥沙覆盖，有的像古城堡的断垣残壁，有的则像巨兽一般张牙舞爪。壶口景区的朋友给我们每人手里塞了一条扁担，说爬高援低能

借力，跨越冰裂时要让扁担和裂纹走向呈十字交叉，一旦脚下落空许能救一命。听得人后背直起鸡皮疙瘩。我们上下攀缘，一会儿在冰盖下猫腰穿行，犬牙交错的罅隙里消融的冰水淙淙作响；一会儿又爬上冰峰，借助手中的扁担才能跃上另一道冰坎。冷风中出了一身热汗，终于可以望见瀑布了。朋友说，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大地回春，冰块都开始发酥了，我们现在站的冰块下方是石岸，还在实处，再往前，下面就是龙槽。

站在这里看壶口，就像一个活火山口，只不过它升腾的不是岩浆而是水雾。整整一个冬季，那水雾一层一层地落在四周的冰面上，结成了冰，正对着壶口的那一面就形成了一座冰的悬崖，喷薄的水雾使悬冰下挂挂如林，远远望去酷似一尊金须飘飘的龙首。注目中忽听轰隆一声巨响，对面十米高的冰岸地崩山裂般地塌下，冰块砸下去，水浪冲天而起，彩虹飞扬。这是地与天的呼应！惊蛰到，地回春，龙抬头，河开了！

此时再向那冰封的十里龙槽望去，才

发现正中间顺着大河的走向有一条三四米宽的深深的冰隙，仿佛真有一条巨龙刚刚从这里告别了地母，顺天意应时势，冲破一切重负和羁绊冲天而去，这一川的冰凌正是它抖落的一身鳞片。

顺流向前，孟门以下的主河道已被流凌冲开一条路，激流涌着大大小小的冰块打着旋儿不断地削砍着夹道的冰岸，那数丈高的冰岸渐渐崩塌，扑入大河的怀抱，反而壮大了这开河的生力军。这是一场水与冰、春与冬的较量。大河以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之势一路向前。据黄委会的数据，凌汛期河水的秒流量可增加至一千万立方米以上，最高时可达八千万立方米。这，便是桃花汛来了！

我这才明白了壶口的河床为什么会是那般模样，那是水的亲吻，那是冰的磨砺。

春天来了，暖阳升起，沉睡了一冬的壶口醒了，冰岸崩塌如春雷震地，晋陕峡谷两岸桃花盛开，风吹落英像天女散花，彩虹飞舞似霓裳翩翩。桃花汛消融了生铁一般狰狞的流凌，荡起一河炽热的春水，奔向蓝色的海洋。



诗歌天地

春天的呼唤(外一首)

宋伟

春风十里
不如相见

我知道这个春天
特别不同
寒冬太久
不光是封冻的冰
还有凛冽的春寒

可桃花依旧怒放
迎春
路边的柳条
在风中甩着响鞭
远远望去
处处柳绿桃红

我的心禁不住激动
胸中涌动着诗情
脚步越来越快
跟上踏春的人群

亲爱的
你在那春花深处
人面桃花相映红
你在那绿柳湖畔
人面依然笑春风

流水无意
桃柳有情
这个春天
把我久久暗淡的心
重新燃烧

登高一望
忘了年龄
重新投到了年轻人群
在春天里懵懂憧憬

一笑而过

冬天已经过去
春天正在来临

也许您正在承受苦难
也许您正在快乐出发

美好的春光正在酝酿
幸福的相约就在远方

所有的痛苦只是
为了我们更加坚强
所有的美好只是
展示希望

快乐的时光
早已忘记
而痛苦却永远刻在心上

不要把不快放在心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不要把情绪到处传说
展示美好才有希望

对苦难和痛苦一笑而过
您将拥有整个世界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赞壶口瀑布

白云集

远看壶口雾莽莽，近走烟雨湿衣裳。
惊雷震耳长空响，飞流瀑布收石坑。
水花溅起千万朵，旷世罕见奇观生。
游客密聚河两岸，欢歌笑语乐无疆！

怀念雷锋

滴水渔夫

军人表率几人知，光大发扬正适时。
虚伪定无佳境界，心灵方有好情思。
旅途行走千里路，好事做了一飞机。
期盼文明兴伟业，楷模重塑莫延迟。

楊家岭



我想盛一碗星河(外三首)

惠港

我想盛一碗星河
让天上少些光芒
给它们
插上翅膀
变成萤火虫
让地上的人
更爱我

流星

你自远方来
挟着无名的赤色的焰火

凡人只能看你一瞬
我却要与你同在
骑在你缤纷的脊背上

冲吧，骏马
你也想击碎这茫茫的
黑夜！
我的双脚
熔进你烈火铸就的马鞍
我赤裸着
要让你看见
我也有一颗石头心脏！

别顾及我的迷惘
我听见你的披风猎猎
作响！

陕北姑娘

你只咧嘴一笑
我就明白了
你是真真正正女蜗后人
把这些赤赤的土
都捏成了大好后生
把这烈烈的黄河
都熬成了一碗
热米汤

行走的诗人

石像矗立在夜晚的风中
道路两旁的乞求者向我
吹来不冷不热的风
忽地想起
无关痛痒的一二事
我站在天桥上
俯瞰着行走的诗人



对话

李再航 摄

逐梦前行

刘婧

从初中开始，我已经不学数学了。再确切点说，可以追溯到小学四五年级。

“甲乙二人上午x时从A地步行到B地，甲每小时比乙快xx米。中午x时，甲到B地后立即返回A地，在距离B地xx米处遇到乙，求AB两地相距多少米？”

“一个蓄水池，如果往里边注水，x小时注满；如果往外排水，x小时放干，若同时注水和排水，几小时可以把水池注满？”

那时候，一看到诸如此类的习题，不但发怵，不但迷糊，而且排斥。心想：“谁这么无聊，一边注水一边排水呢？”

上了初中，这种发怵、迷糊与排斥，变本加厉。

那时候的数学课，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的数学书下永远压着的，是语文或者英语试卷及习题。

尽管这样，班主任老师还是待我很好，因了我的努力。

开家长会后，班主任告诉我妈：“我在上边上课，人家在下边做语文和英语。我知道她学不进去数学，就由她去。”

初中数学成绩最高的一次，是在初一上学期末考试——76分。

而语文和英语，每次考试，排名都在班级前几，英语常常位居一二。

形象思维较为发达，逻辑思维极其差劲，是我的一大特色。

点灯熬油、极度忙碌的三年初中结束。中考时，语文和英语成绩，分别为数理化成绩的四五倍。

填报志愿，听初中英语老师说：“师范有英语班，你爱学英语，就上师范吧！”

“亲其师，信其道。”当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师范是培养老师的。只因英语老师的一个建议，就糊里糊涂报了师范。

一直以为，英语班也是3+2大专制。可录取的时候，才得知英语班只有中专。为了上大专，只能报了普师班。

上了普师班，虽然有我讨厌的数理化。但令我颇为慰藉的是，配备的语文和英语老师都是精英，都是教学能手。

然后，我继续开始了点灯熬油。师范读书第二年，学校开设了预科班，学习的是高中课程。学校把优秀的师资力量汇聚在这个年级。我的语文老师也被夺走。英语，则配备的是在我看来全校最优秀的英语老师。

于是，没上过高中的我打起了预科班的主意。

我找系主任，说我想去预科班听课。得到系主任的默许之后，我便抄来预科班各个班级的课程表。

当本班上理科课、体育课和自习课的时候，我正在预科班的高中语文和英语课堂上，如痴如醉。

后来，我的心也越来越大。当看到比我高一级的大专班的古代文学老师的课讲得好的时候，依然翘课，跑去旁听。

忙忙碌碌，轰轰烈烈，结束了五年的师范学习。

拿到专科毕业证的三个月后，我就直接报考了函授专升本。

没过多久，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延安大学的校门，坐在了半个中文系的课堂上。

函授期间，中文系老师见我学得不错，便一直说服我考研。

我也动了心思。

从此，那位老师便指导着我为考研作准备。

在一个假期的函授即将结束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开学之后，她以及中文系的有些老师会在晚自习时间给学生上公共课，

说到时候我可以前来旁听。

那时候我正在一所小学任教。大学开学后，白天，我带两个年级的语文课。下午六点放学，延安大学的公开课七点钟就开始。

幸亏我当时任教的学校离家近。放学后，送完路队的我赶紧回家，脱掉满是粉笔灰的工作服，换上休闲装。提着书和笔记本，带点零食，匆匆赶往延安。

那时候，父亲负责南北两条长途班车的安全工作，我自然也开榆林班车的师傅们很熟悉。师傅告诉我，从榆林返程最晚的一趟班车，晚上九点左右路过延安，我可以直接坐到家门口。

而晚自习公开课的时间，恰巧从晚上七点上到九点。

忘不了每次上公开课，距离下课还有十分钟左右，我就开始着急心慌，开始收拾东西。老师一宣布下课，我就拼命往校外跑——只是为了赶上最后一趟返程的榆林班车。

雪花纷纷扬扬的日子，下课后的我站在马路边的路灯下，望着凄迷一片的远方，只能偶尔看到朦朦胧胧的车灯向我所在的方向靠近。有时等了四十分钟，当依然等不到常常载自己回家的熟悉的班车的时候，只希望赶紧过来一辆能载我到市中心的公交车，那样的话，我就能步行回家。

在延安进修及蹭课的一段时光，虽说没有完全学完中文系本科的全部课程，但加上之前师范读的专科及蹭的课，也八九不离十。

拿到函授本科之后，我如愿考取了学士学位证书。

这，只是一个小确幸。

令我颇有挫败感的是，随后的两次考研，最终以三分之差与读研擦肩而过。

其间的艰辛与煎熬，使我再也没有勇气与精力继续。

也许，学历与文凭之间，只差那么薄薄的一张纸。

但却永远无法敲开某些冰冷坚硬的大门。

因为，有些单位、有些领导是看文凭的，而有些单位、有些领导则看能力。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后者。

除了文凭之外，数学，误了我的一生。

事业单位招聘，即便其他题答得不错，但蒙的20道数学逻辑、推理方面的题，注定成为拉分项。

跌跌撞撞进了面试，进不了前三，成了常态。

一切白搭。

当了几十年数学老师的堂哥说：“这种题型，我从你上小学时候就开始给你讲了，你咋还会不会呢？”

不会是个硬的了。

“身如柳絮随风飘，心似浮萍逐水流。”毕竟，有太多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走过风雨，却顾所来径，便也释怀了许多。人生无非是尽心尽力，如此而已。当繁华落尽、曲终人散，一切尘归尘、土归土的时候，所有的生命终将殊途同归。

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把握好这从流光中借来的一段时间，经历过自己乐意去经历的一切，便够了。

其实，社会才是真正的出题人。不论专科、本科还是研究生，毕业之时，求学之路上的最后一纸答卷也就是社会发给你的第一张试卷。不论何时，撞好自己的钟，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逐梦前行，问心无愧，足矣！

至于其他的，则交给时间、机遇和命运。